

理论探索

媒介之变与大文学观

汪荣

大文学观的提出其实是一种承认的政治。它承认文学已经走向了弥散和播撒,呈现为文学形态的多元化和边界的模糊化。因此,这意味着我们要打破旧的文学观的束缚,重构文学与媒介、社会和历史的“同时代性”。与此同时,我们亟须跳出“何为文学”的本质主义追问,转向探索“文学何为”的实践路径

最近,“新大众文艺”和“大文学观”是引发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热议的两个概念。“新媒介”是理解这两个概念的重要参数。新媒介的使用,不仅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特征,也为大文学观的构建创造了新语境。就此而言,无论是新大众文艺的提出还是大文学观的倡导,背后都有媒介之变的背景。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新旧媒介之间的迭代更新,不仅改变了文学本身存在的状态,也重构了大众对于“何为文学”的判断和认知。在这个意义上,对大文学观的强调恰逢其时。

“文学”的范畴往往随时代而变

何为“文学”?界定“文学”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我们从事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元问题”。随着近年来基于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理论的解构和反思,一个观念愈发地清晰了起来,那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关于“文学”的界定,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建构与发明。

正所谓“百姓日用而不觉”,现今我们约定俗成、习以为常的“文学”,其实有一个文学观在进行支撑,这背后涉及文学知识的生产、文学典律的生成和文学学科的建制。然而,这个被现代社会建构起来的“文学”概念及其对审美自律性的强调,其实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进入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之后才有的规范和命名。而在现代社会,被广泛接受的文学观念,是伴随着一系列的现代性进程诞生的,其背后是印刷文化的崛起、文学教育的普及以及识字率较高的大众的涌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文学”范畴的确立包含着五四以来从古典文学到新文学、从借鉴西方到不断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化转型的建制。

换言之,对于“哪些被包括在文学之内”的问题,其实是由“文学观”这个现代认识论装置进行决断的。面对丰富复杂的中国文学的存在样态,在现代目光的审视下,最终被界定为“文学”的,其实只是部分文学作品而已。而更为驳杂暧昧的文学形态,则被放逐于“文学”的疆域和边界之外。事实上,在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古典文学世界,“文”所涵盖的范围,要远远大于现代的“文学”范畴。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常被举到的例子。按照现代的“文学”标准,《史记》无疑属于历史撰述的范畴而不属于文学。然而吊诡的是,《史记》的叙事艺术和文学价值又让它成为了中国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源头,也是中国文学史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核心章节。这恰恰展现了古典时代的文学的包容性。因此,现在我们认识中的“文学”,其实是基于一种已经被窄化了的文学观。

文学观涉及对何为“文学”的判定。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文学虽然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但是文学的定义却具有可变性和历史性。文学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其指涉的内容会发生压缩或伸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对于文学范畴的认知常常是语境化和策略性的。而在当下的语境中,大文学观打破了惯有的文学认知,这是对既有的文学观的纠偏。大文学观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它因应着新的时代语境的变化,展现

着新的历史趋势的要求。而在这个时代中,最显在的现象就是媒介之变。

媒介之变催动文学观更新

文学观的历史变迁,与媒介技术的持续演进有着密切关联。“媒介即讯息”,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如是说。在他看来,媒介不仅是装载信息的容器,它的物质性存在也影响到了信息本身。毫无疑问,媒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于文学领域来说,媒介也具有重要影响。从口头传播到书面印刷,再到现今的数智媒体时代,媒介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方式,也潜在地决定了文学以何种面目存在于这个世界。

媒介之变,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语境变化的重要表征。最近这些年,“加速”成为我们整个生活和时代的主题:科学技术在加速,生活节奏在加速,社会发展也在加速。而媒介的更新换代和迭代升级,则将这种加速的感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具象化了。媒介之变,导致原本高度依赖印刷媒介而存在的文学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催动文学发生新的转向。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文学潮流的变化并不是一个鲜见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常态。从1980年代文学的“向内转”和先锋文学到1990年代余华、格非等作家回归现实主义的写作取向,再到21世纪初对“纯文学”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当代文学系统对网络文学的关注与整合……当代文学的每一次变化都带有历史、社会与时代之变的深刻印痕。对于近年的当代文学而言,媒介之变带来的影响幽微且深刻,甚至具有颠覆性。当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面临着新媒体的挑战,当互联网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媒介基础设施”,当平台社会逐渐渗透和垄断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些对长期依托大众传播系统生存的文学无疑产生了釜底抽薪式的冲击与影响。

文学状况的改变必将导致我们对文学观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变。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强调一种历史的、社会结构性的视角。我们不仅要对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解释,还要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进行反思。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是需要被质疑和批判的对象。

面对新的媒介生态以及文学的转向,五四以来的以及1980年代以来那个偏向“纯文学”的“文学观”无疑是偏向保守的——它仅关注那些具有所谓精英性的纯文学创作,无法适应这个历史加速时代的要求。因此,大文学观在这一历史节点的重新提出并不是偶然性的现象,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大文学观是文学认识论的变化,也是对以媒介之变为表征的时代变革的有效回应。我们应该在认识论的层面破旧立新,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改造旧有的文学观。就此而言,媒介之变是文学转向和大文学观提出的背景和契机。

媒介融合与文学的弥散

在文化传播领域,新旧媒介的融合已经是一

个常见的现象。同一条信息,通过媒体组织“中央厨房”的处理,在多个传播渠道进行内容分发,是这个时代的信息生产模式。这条信息,可以根据不同传播渠道的媒介特性,变身为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节约时间成本,提高生产和传播效率。

传播学者亨利·詹金斯曾提出“故事世界”理论。在他看来,故事世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而是通过多种媒介共同构建的具有可扩展性的空间。跨媒介叙事是构筑故事世界的最重要的手段和路径,而受众的参与式文化激发了集体创作,生成了大量二次创作的作品。在文艺创作领域,同一个IP资源能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中进行改编和流转,这种现象在现今的文艺创作中屡见不鲜。这些都是体现了大文学观的具体实践。

大文学观的意义,正是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凸显出来。近期,无论是文学改编电影、影游融合还是短剧精品化,文学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电影《流浪地球》由刘慈欣的原著小说改编;电影《刺杀小说家》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小说;《唐人街探案》的情节涉及大量世界文学中侦探类型小说的经典作品,并与其形成互文。不可否认的是,不管外在的媒介形态如何变化,文学都是重要的内容供给者,也是最重要的IP资源。它早已“化身万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以更多元的形态渗透进广泛的文化领域。文学是这个时代在内容生产方面的“无冕之王”。当我们跳出狭隘的、画地为牢和自我设限的“小文学观”,将各种文学的媒介存在形态都纳入到“文学”的范畴时,就会发现一片崭新天地。

因此,大文学观的提出其实是一种承认的政治。它承认新世纪文学在媒介之变和时代变革的语境下已经呈现的文学事实,并在理论概念和批评话语的层面面对这些文学经验予以命名和追认。它承认偏向纯文学的文学观是有些窄化的,文学已经走向了弥散和播撒,呈现为文学形态的多元化和边界的模糊化。因此,我们的文学观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文学是常新的,文学观也应该顺势而动,实现自我更新。大文学观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是对旧的文学观的调整和修正,也是新媒介语境下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一次自我迭代和系统升级。

文学在这个媒介巨变的时代能够做什么?数智时代已经到来,媒介技术的发展倒逼既有的文学机制作出应对。传统的文学观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恪守一成不变的文学观只能是作茧自缚。原有的“文学”框架已经被打破,已经无法承载丰富复杂的时代内容。外在环境的变化促使主体的认知框架产生变化。大文学观的出现,正是为了打破旧的文学观的束缚,重构文学与媒介、社会和历史的“同时代性”。现在,我们亟须跳出“何为文学”的本质主义追问,转向探索“文学何为”的实践路径。未来已来,唯有迎接媒介之变带来的危机和挑战,才能以新的文学观释放文学的巨大潜能和无限可能。

(作者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书评

为1949年迄今70多年的通俗小说写史,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一阶段的通俗小说跨越纸媒和网络时代,加之视听传媒的不断参与,其体量用“浩如烟海”来形容,并不为过。然而,要为通俗小说写史,最难的并非其数量上的“浩如烟海”,而是要确立“大浪淘沙”的标准,包括何为通俗小说、哪些通俗小说可以入史以及应该采取怎样的书写体例等,其背后涉及一系列关乎概念范畴、价值评估和批评标准、美学原则等理论问题。2025年7月,由苏州大学教授汤哲声主编、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上下卷),为当代通俗小说的发展烙下了历史轨迹。

自20世纪90年代末跟随范伯群先生完成《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并于1999年出版第一部个人专著《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汤哲声教授就着手准备为当代通俗小说写史,到眼前这部《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出版,历时近30年。范伯群评价汤哲声对于优秀通俗小说的认定“有他自己的‘保险系数’”,这一保险系数就是“流行”和“畅销”。2004年,《流行百年:中国流行小说经典》出版,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关键。2007年,汤哲声主编的《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作为“21世纪创新系列教材”之一问世,再次实践了为当代通俗小说写史的可能。不过诚如汤哲声在此书后记中所言,书中所讨论的“文学现象基本上截止于2000年前后”,“离我们太近了”,因此“奇幻小说、悬疑小说、校园青春小说等等,还没有收进来”。而且,由于彼时网络小说诞生仅10年左右,尚未形成如今这样铺天盖地之势,故而在设计章节时编者将其与其他类型小说并列,仅给予一章的篇幅,无法系统展开。如今,《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的正式出版,弥补了这份遗憾。

首先,从脉络上看,该书以媒介分期,认为纸媒小说与网络连载小说只有媒介上的差异,叙事美学原则一以贯之。于是在全书上下两编中,纸媒小说与网络小说平分秋色。该书之所以以小说的媒介特征为分期标准,是由于编者认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通俗小说是典型的媒介文学,其现代性与各类媒介的出现及更替息息相关,媒介性是近现代乃至当代通俗小说的重要属性。无论是晚清、现代的报刊连载小说还是当下的网络小说,均有定期更新、连载的特征,其文本生产过程蕴含着著者、编者与读者的互动,也都采取跨媒介运营、广告运作等手段扩大社会影响力。因此,作为典型的媒介文学,中国当代通俗小说不仅具有媒介文学特有的生产与消费机制,且由此形成了媒介小说独有的美学特征。

其次,从历史来看,该书秉持通俗小说“本体论”,凸显当代通俗小说与传统通俗小说一脉相承的叙事和美学原则。在“讲故事”的原则下,全书自1949年至当下,披沙沥金,从新中国成立初的还珠楼主、张恨水的创作到当下众

在新的坐标系定位通俗小说

——评汤哲声主编的《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

石娟

多的网络作家的创作,重点遴选了150多位作家的200余部小说。从该书也不难看出,在承袭范伯群先生研究衣钵的同时,汤哲声的通俗小说研究有着自己的特点:范先生是从新文学研究出发进入通俗文学,故其研究以探讨通俗小说的“趋新”来肯定其现代价值;而汤哲声教授自《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开始,便有意地以“本体论”即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美学原则作为考察现代通俗小说的出发点,他坚持朱自清鸳鸯蝴蝶派“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之说,向上追溯,将通俗小说不同时期的差异化形态视为时代思潮、文化观念、媒介特征加之于上而发生的流变。以“故事讲得如何”作为当代通俗小说入史的标准,无疑是基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叙事立场。同时,这也意味着进入这部文学史的作者,至少都是“会讲故事的人”。

再次,从体例上看,该书以类型小说的方式撰述小说史,并认为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已经汇入世界类型小说的潮流,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自宋元话本始,中国通俗小说便形成了自己的类型传统,南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即称“说话有四家”。承袭《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撰著体例,《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亦以类型小说划分章节。但正如近现代通俗小说相较于宋元小说类型的分化,该书亦注意到,随着网络的出现,当代通俗小说的类型进一步发展和细化,除了纸媒时代的武侠小说、社会言情小说、历史小说、公安法制小说、科幻小说的各个子类之外,该书认为,当代网络小说发展出写实型网络小说和幻想型网络小说两大门类,各个门类之下继续分化出具有网络特征的社会言情、历史、玄幻、悬疑、科幻、游戏等各类。在继承传统类型小说叙事风格、保存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内核的基础上,这些子类广泛吸纳了世界各类型小说中的思想、社会、文化元素,同时以海外传播的方式,与世界各类型小说互动,从而建构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呼应世界潮流的当代中国通俗小说体系。各个时期最受欢迎的小说类型不仅成为结构全书的方法,更成为每个时代阅读潮流的风向标以及考察当代大众阅读心态、情感史的文学资源。

团队精诚合作是苏州大学通俗文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重要原因。《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传承了这一传统。秉持“主体论”和“整体观”,《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在内容上具有浑然完整的完整性,在学术史上亦可找到清晰清晰的坐标。在纵向上,该书续写了范伯群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在横向上,该书弥补了以往当代文学史中对通俗小说重视不够的遗憾,增加了相关书写的历史厚度。尽管细节犹可商榷,但从体量、结构与撰述原则上来说,该书不仅是汤哲声教授与他的研究团队对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又一可贵探索,也为未来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索骥之图。(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2025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要求,《文艺报》社通过自查,对持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我单位拟通过新闻记者证核验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2026年2月27日—3月12日。举报电话为010-65913314,010-83138953。

拟通过新闻记者证核验名单:刘焮、徐健、明江、武翩翩、任晶晶、李凌晨、王杨、王觅、黄尚恩、路斐斐、行超、吴晨、许婉霓、张俊平、许莹、宋晗、教鹤然、康春华、王曦月、罗建森、刘鹏波、杨茹涵、王泓桦。

《文艺报》社  
2026年2月27日

四川文学 2026年第三期目录

叙事文本  
《丝绸包裹的种子》.....黎民泰  
《破烂争夺战》.....王明明

散文高地  
旁观者.....觉乃·云才让  
青丝.....璐若冰  
境界.....于燕青

诗歌现场  
水相(诗歌).....金铃子  
四川诗歌联展  
德阳卷  
甘孜卷

经典的十二种凝视  
主持人语.....陈培浩  
“赛博古人”与“无名小妖”:“我们”时代的文学经典.....陈榕  
穿过那流动的、静止的房间.....陈冬梅

社长、主编:罗伟章,邮发代码:62-1。定价:15.00元。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邮政编码:610012。电话:028-86781286,邮箱:scwx@vip.163.com。

文学港 2026年第2期目录 总第327期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新海洋文学  
最后的雨季,最后的海岛(外一题).....念扎边桑  
双响  
萤火.....海飞  
酒事辽阔,大地苍茫.....海飞

虚构  
楼梯间嬉戏.....兔草  
愤怒的土豆.....衡世敏  
救赎归.....冯颖  
讲普通话的女人.....邓安庆

科幻叙事  
终焉镜像.....伊库塔

汉诗  
秋声赋(组诗).....龚纯光  
唯山水可堪安慰(组诗).....陈星戈  
隐没在天山(组诗).....亚男  
小小的火焰(组诗).....吴唐  
她的语言是一组符号(组诗).....李叔茹

短诗钩沉:亮子 李涵松 陈小如 王原昌 韩彬 白庆国

走笔  
旱岛.....虞燕儿  
床是一座孤岛(外一篇).....简逸  
富春山居.....蒋萌萌  
夏日书游.....余作雷  
笔底探花(外一篇).....余作雷

专栏:大地漫行  
三江源笔记.....老剑

专栏:消逝的时光  
一生的蛮力.....赵挺

发现  
永远修不好的故事.....熊威

封三  
经典作家系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李叔茹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昌乐路143号14楼 邮编:315042  
投稿信箱:1543139576@qq.com(小说),2861182167@qq.com(诗歌)  
812483947@qq.com(散文)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2.80元 全年价:150.00元

华典图书出版征稿 公司坚定维护作者权益,作者为上

二十一世纪华典(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常年组织征编推送出版小说、诗歌、散文、故事、影视文学剧本、短视频脚本、美术、书法及其他各类图书。可以是单本,也可以是丛书之一种。公司组稿、编辑、审校、排版、封面及装帧设计、印刷联络、成书发送一站式服务。全流程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规,严格执行国家新闻出版、市场监管、税务等管理部门各项规定;过审作品由国家新闻出版、保证ISBN号和CIP号均在国家版权机构网站可查,保障作者权益,保证资金、著作权运行等安全。

图书编辑团队由本公司所聘任国内优秀文学媒体退休编辑组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方作家》杂志原主编、《人民交通》杂志社编采中心原主编夸父为主要负责人。

诚邀加入。谋求出版海外书号图书与电子书号图书者勿扰!

联系电话:13611216512 联系人:付老师;  
电邮:kuafu2008@sian.com。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城关镇羊头岗村

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 2026年第二期 邮发代号:82-106 第一时间畅读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佳作

中篇小说排行榜  
月夜华章.....胡学文  
猛犸象.....胡性能  
摆渡鱼.....杨怡芬  
游牧岁月的爱情.....杨志军  
西白山.....黄旭东

新锐  
咏而归.....伍倩

特别推荐  
马来西亚华语文学精选  
仿佛穿过林子便是海.....黄锦树  
疾病.....黎紫书  
天空剧场.....贺黎芳

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请您及时到当地邮局订阅,也可登陆《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铺购买(http://www.zazhipu.com)。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邮编: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